

湘江头条

读书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组织。在教育匮乏的时代，读书会是学校“替代品”；当大众教育逐渐普及之后，读书会走向了社区和社会，成为人们学习、交往和休闲娱乐的选择。即便在社交方式和阅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互联网时代，不少人依然热衷于围绕书籍展开讨论。他们交流的不仅仅是阅读的体验、困惑和分歧，还感受着与他人的连接。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前夕，我们走进读书会。

共振空间

这晚的主题是“离去与坚守”。在长沙向东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，参加21瓦青年社读书会的7人依次介绍手中的书。

一位男生举起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·麦克劳德的短篇小说集《海风中失落血色馈赠》，介绍其中的一篇——《黑暗茫茫》。麦克劳德笔下的乡村大多与煤矿有关，人们努力生活，却总因为工作与伤痕打交道。“我想起我的故乡，年轻人的离开与怀念，老年人的坚守与孤独。”他说。另一位姑娘接过话头，推荐的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《都柏林人》，把话题引申至稳定与自由的关系。

依次发言。有人推荐历史小说《大秦帝国》，认为商鞅的改革亦是一种坚守；有人提及《曾国藩传》，感慨一个人生命中就要经历很多离去与坚守。话题发散得很广，简要介绍书籍内容、个人感悟，最后收拢到主题上来。

“离去有时候就是为了坚守自我，走向自我。”有人讲以画家高更为原型的著名小说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。有人反驳，“这只是一种不负责任。”一群人热火朝天地争论。

主理人唐许负责控场，偶尔提醒时间。在这半年里，唐许一直过着“双城生活”。每周二、周三晚上，他分别在老家株洲和长沙主持一场读书会。活动通常在8人左右，主题提前一周在微信群里由书友商量着定下。感兴趣的人，便在群内接龙报名，带上一本与主题相关的书籍参与。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刷到，临时赶来“体验一下”。唐许是“80后”，曾在广东一家知名媒体供职，后来在一家新创立的公司工作。一场工作局过后的早晨，他在镜子前审视自己委顿的神情，“很油腻，我不想再这样”，于是离职回湖南生活，在业余开办读书会“寻找自己的精神空间，恢复生命的完整”。他有十余年组织社群的经验，想把社区建设与读书会、观影会等青年活动相结合。

半年前，他与向东南社区合作。社区免费提供场地，并提供一些补助。社区图书角里有一些书友共享的图书。我翻开旅行作家刘子超新作《血与蜜之地》，一张手写便条贴在扉页：“远方不应是一种诗意的陈词滥调，它指向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。”

这晚活动结束后，仍有人留下来交流。长沙小伙李正杰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，只要有时间都会到场。他也参加其他读书会，享受在实体空间交流的快感。

虽然是长沙人，但他从外地读书、工作回来后，曾长期找不着归属感。“有一次我在阿克梅书店和书友一起读诗，忽然就感受到了一种地方上的情感，一种乡愁。”他依赖这种情感力量的共振。

社区的补助



云起读书会。

期只有半年，眼看着就要结束。近期，唐许将一次读书会改为交流会，请书友提些建议，探索可持续的低成本运营模式，大家一直聊到了深夜。

智识生活

“我们挑选了10本作为2025年的共读书目。不限定类别，依然是缓慢地每个月读一本。我们希望这些书能帮助你思考文化当中荒芜的部分，找到那些被削弱的、退回乃至沉默与消逝的东西，以及敲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窄门。”一个月办一场读书会，是身处长沙河西大学城的回望书店从开店之初就坚持的事。今年初，书店就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宣布了每个月的共读书目。3月，按惯例是女性主义，今年选了《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指南》；4月，是思想家汉娜·阿伦特的《心灵生活》；5月，是艺术史家巫鸿的《重屏——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》，讨论什么是传统中国绘画……书目涵盖政治、哲学、艺术、心理学、社会学等。

读书经常是一件孤独的事。普鲁斯特曾说：“读书时，我们每个人在接受他人思想交流的同时仍然保留孤独，即继续享受我们在孤独中享有的智识力量。”在孤独的阅读之后，交流的渴望也在滋生。

“我太爱这件事了。”店主前晚语调欢快：“我希望把读书会永远办下去。”她保持着一个月读4本书的频率，认为读书应该读得更精细一点儿。书店有个30来人的微信群，里面都是阅读量很广的书友，有教师、编辑、高校学生，由他们来推荐共读书目，再由前晚选出。“我尽量选不同类型的、自己没有读过的、不是非常流行的书。”共读会向参与者提出要求：参与之前，要基本把书读完；阅读书籍本身，而不是先阅读他人的评论。

他们共享着一种智识生活。不少书友会把看不懂的地方折了页，在共读会上讨论。“有些书是有难度的。离开校园，有了疑问又不能去向老师，而且老师也是有专业限制的。但是有了共读会，平时觉得不敢看的书就敢看了，因为知道到时候有人会一起探讨，这可能就是共读会的意义。”前晚说。

参与者通常在15人左右，一半是固定书友。他们把共读当作推动自己求知力量的前驱。前晚对一位高中生印象尤其深刻，“他关心很多社会议题，比如反思绩优主义。我们可能要进入社会有了阅历才会关注到这些议题，而他非常敏锐。我觉得这是阅读带给他的敏锐。”

我请前晚总结共读会书友们的特征。“爱，思考，行动。”她没有犹豫，“阅读也是一种行动。”

推荐者会成为当期领读人，负责引导讨论，而每个人方法都不同。下一期的领读人学哲学专业，“他领读的方式是一直抛出问题，很有自己的风格。你来旁听呀！”

社交之岛

云起读书会在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loft公寓里。两面墙放置落地书架，中间放一张大桌子，依着落地窗。厨房设置成水吧，有饮料和零食，还可以自助调酒，落座需要均摊一点饮料费。主理人思思原本在市中心的商场里开一家百来平方米的书店。这是她的副业，但一个月两万元的亏损，让书店难以维系。关店后，她转承租了这间小公寓作为书房，也作为读书会的场地。

“现在只当为自己的爱好消费啦！没想过要挣钱。”思思说，她始终还是喜欢有书和书友陪伴的生活。书架上的书很新，哲学、艺术、文学理论、人类学，都是她细细挑出来的。“欢迎来看、来借。”

思思喜欢《老友记》。这部已经在全球火了30年的美国电视剧聚焦青年友谊，剧中6个性格、背景各不相同的人，组成了一段积极和谐的生活体验。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刘擎曾建议用一种“关系型个人主义”来克服现代社会中的“原子化个人主义”危机。思思觉得，在现代都市生活中，友谊也是一种亲密关系，它可以抵御这种危机。“人应该有五六个亲密好友”，深受友谊滋养的她很想推广这种社交模式，于是把每场读书会都设为“六人局”。书籍是连接点，大家往往从书籍里的议题出发，谈论自身，阐述观点，也激烈辩论。歧见与共识在不断循环。

快节奏的生活、信息的过量接收，让现代人普遍处于社交倦怠之中。但人与人的社交需求依旧广泛存在。“线上社交的人们无法清晰地彼此‘看见’，线下社交是不可替代的。”思思说，“六个人，就组成了一座社交之岛，你可以在这个岛上玩，有时候又跳到新的岛上去。哪个岛是你最喜欢的？你逐渐可以筛选出‘同频的朋友’。”

元气读书会主理人有两位，袁理曾是媒体人，表达能力强；宋秋平在广告公司工作，她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，阅读量广。这一夜，袁理领读陶渊明的诗歌，形式有点像文学通识课课堂。她介绍陶渊明的生平与创作，引用美学鉴赏家顾颉刚的赏析。书友再依次读一首陶诗，讲讲自己的感受。

读书会的受众年龄跨度很大，不少书友参加工作多年，甚至已经退休。“我们面向普通大众，阅读门槛要低一点。”读书会也是她俩的副业，每周一场收费、一场免费，偶尔也为企业定制读书会活动，就这么支撑了下来。“为什么读这些文学大家的作品和生平？我们希望大家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、思考人的境遇。前人走过的路会给我们启示。”袁理说，有位书友一直在医院照顾久病的亲人，但几乎每周都来参加读书会。她不太发表观点，只静静地听，会后和大家轻松地寒暄几句。“我们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社会，各种事务缠身，可是有这么一个空间和时间，我们来读读书、讨论一些和日常生活工作无关的话题，哪怕是人际弱连接，我也觉得是有意义的。”

“有书友说我们是‘回望药店’。”前晚笑着说，有时候结束一场讨论，书友会觉得接受了一场“群体心理治疗”，感到被他人所理解、包容和安慰。

谈话通常很热烈，书友你来我往地递着话题，织起了重重叠叠的网络。友谊在此诞生，共同体在此孕育。其中许多书友都自认“社恐”，但在这样的场景中，他们意识到，自己并不排斥社交，而只是想要更为舒服的社交，“因为，没有人应该是一座孤岛。”

你好！湖南国保

简介

衡山窑遗址系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西南面，沿湘江逆流而上约25公里的永和乡、洲洲镇一带，是唐、北宋和元代时期古窑遗址。



衡山窑绿釉粉上褐绿彩瓷罐。宋长沙博物馆藏。

深闺佳丽衡山窑

李慧星

今年3月，中央电视台《探索与发现》栏目组电话联系我，要与我聊聊衡山窑的发现经过，并协助栏目组拍摄专题片《衡山窑》。一个星期后，节目组导演刘坦手捧着一本由我编著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《衡山窑》找到我。随同栏目组一同到来的，还有我国著名陶瓷专家原野先生。

第二天，天空依然飘着细雨，刮着西北风。走在衡山湘江河边熟悉的泥沅小路上，我的眼前立刻闪现32年前，第一次踏上这条小路探寻衡山窑址时的情景。

那是一个三伏天的午后，天气十分闷热，远处小路上的热浪就像水波纹一样，一层一层地向上升腾。来到湘江北岸的湘江村河堤上，朋友指着脚下的瓦子堆：“这就是衡山窑的窑址。这个瓦子堆就是当年堆放烧窑废弃物的地方。”

站在瓦子堆上放眼望去，这段防洪堤都是依废窑而建，一直延续到湘江的外堤水下。

一条机动船从江上驶过，犁开湘江万顷碧波。我缓缓走进水里，借着阳光的反光，翻捡着陶瓷碎片。突然，水下一朵牡丹花，晃了我的眼睛。我就势弯腰水里，双手捧出瓷片。这是一个大碗的残片，从残片的高度和弧度，可以判断这个彩色瓷碗的直径至少有二十几厘米。碗内壁绘有对称的两朵盛开的牡丹花，枝干相连，叶柄相牵。我想到明代徐应秋《玉芝堂谈荟》里，描写衡山一带老百姓宴客的一段话：“缙绅为色动后，赏莲花水晶为池，架空其中，置金鳞、翠藻。食器皆南岳秘色磁，其奢侈如此。”

这便是我与衡山窑的第一次接触，从此结下30余年的缘分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衡山窑器物最早在新加坡、香港等地发现，有较为完整的粉地彩釉印花罐、碗等。但当时谁也不识货，连古陶瓷专家也不知是哪个窑口的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湘江河边的衡山老百姓，在瓷片堆积层中，翻捡到一些绘有花纹的碗和罐子，拿回家里喂鸡喂鸭。有些识货的文物贩子知道后，开始盗挖衡山窑瓷器贩卖。直到一个文物贩子在广州被抓，在其住处发现许多彩釉瓷片，方得知其在湖南衡山一带收购而来。从而解开了新加坡、香港彩瓷之谜。

1982年，为使古窑址免遭进一步破坏，湖南考古研究所对衡山窑址进行保护性发掘。

1988年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暨学术讨论会在衡阳召开，将湖南的湘阴窑、长沙窑、衡山窑列为重要课题，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。来自全国各地的陶瓷专家学者，对衡山窑粉地彩釉印花为主要特点的装饰风格，无不交口称赞，认为这是中国古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。

截至2017年，我用了25年时间，遍访衡山窑址，查询各种方志，拜访国内陶瓷专家和非遗传代表性传承人，终于写出42万字的《衡山窑》一书，这才稍微吁了一口气，总算对湖湘陶瓷有了一个历史交代。

2019年初，衡阳积极向国家申报衡山窑为国保单位。同年10月，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“衡山窑”名列其中，了却了我近30年的愿望。

一声汽笛，将我思绪从遐想回到现实。一艘江轮犁开江面，由南向北驶去。我面前又闪现千余年前，湘江河上白帆点点、百舸争流的场景。这些船舶载着衡山窑、入洞庭，进长江，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参与对外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。这时，我终于明白岳麓书院那副楹联“大江东去，无非湘水余波”的含义。

读书会，不止于『共同阅读』

廖慧文



湘江观潮

签名本的历史根系深植于中国文人“以书会友”的传统土壤。严复1898年题赠吴彦复的《天演论》石印本，用“旧译奉复老兄大人教”的谦辞，向好友推介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译介与研究。这样的文人间的私人馈赠成了一种惯例，开始成为现代文学制度的组成部分。1933年老舍在《离婚》精装本上写下“著者敬献”，将新文学运动成果嵌入老北平文化交际圈中，丁玲《母亲》初版签名本在良友图书公司遭抢购，展现民国文学作品消费特征。作为“纸上的握手礼”，签名本的价值远超越本学的范畴。

益阳清溪村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的建成，尤其是以“签名本”命名，宣告签名本不再是文人书斋的珍宝、博物馆里的珍藏，而是足以打造独立公共空间的特色资源。王蒙题写的“做人民的学生”基金馆旁，六万余册签名本蔚为大观。从周立波《山乡巨变》手稿的油墨气息，到贾平凹《秦腔》扉页的蝇头小楷，这些泛黄纸页上的笔迹，是作家与读者的对话，也是文学制度演进的见证。

这种历史演进在清溪村可谓“精心设计”，处处有呼应——在周立波故居南

签名本中的精神图谱

——作家签名本的三重逻辑与时代价值

姚明



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。

通讯员 摄

侧，仿古籍折本造型的馆舍内，手稿复制件、签名本原件并置，钢笔赠言、毛笔题款同框。珍藏馆则按捐赠时序轮展，如梁晓声《今夜有暴风雪》的签名与张炜《古船》的赠言并列展示，唤起观者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深刻记忆。曲波

《林海雪原》的赠言、巴金在蓬于《剪影集》扉页记述的“四八年花三万五千元购回”的流转经历，讲述着个体、书籍与时代的颠沛流离。

珍藏馆内还有由数千个图书封面拼成的“文学”主题墙，每个亚克力板的背面

都留有作家赠言。贾平凹“秦岭深处的呼吸”与刘慈欣“星辰大海的征途”，“尘埃落定后的澄明”与王安忆“长恨歌未休”，形成了具有张力的对话。

珍藏馆的策展智慧还体现在多维度的价值激活上。定期轮换的签名本展陈消解了传统博物馆常设展的静态属性，村民讲解员培训更将与现代文学中的“人民性”相合。一批文学活动落地清溪村，一些作家青睐清溪村，如老藤《草木志》新书发布会就选址珍藏馆。当书香与清溪村的插茶香气交织，当通过24小时微型图书馆的通信通还系统，贾平凹《秦腔》的签名本流入村民手中阅读，文学便渗入生活肌理，与乡村振兴实践融为一体。

如今，柏油马路早已穿过周立波笔下的茶子林，一代新农人在清溪村的田野中劳动。时代滚滚向前，但数字时代的阅读革命中，珍藏馆昭示着文学记忆的保存从来不是怀旧，而是为了在现代化浪潮中锚定文明的方向，继续讲述属于整个民族的山乡巨变。

(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)